

一九八六年 上半年

# 民俗醫療筆記



之一

## 一路摸象話龍發堂

「龍發堂」名聞遐邇，報導性的文字大概不下百篇。但為了「眼見為信」，我們又走了一趟龍發堂，希望藉著不同的角度和報導方式，帶給讀者不同以往的感受。

「龍發堂？觀光區嗎？」

一、踏入高雄縣之前，我們從報章電視上，知道龍發堂位於路竹鄉。因此我們在台南買了兩張往路竹的車票。車行約二十分鐘，我們看到龍發堂豎立在省道旁的指

標，因此我們便急忙下車，此時再看站牌，原來此地是大湖車站，離路竹站還有一段距離。

我們走進一家麪包店，找到老闆娘，問她龍發堂離此多遠？沒想到她竟然沒聽過這個響透南北的名號，反倒問我：「那不是一個觀光區？」我刹時涼了一半，心中暗暗叫苦，以為自己下錯站了。待沉思片刻，又告訴她：「不是觀光區啦！是一間收容精神病人的廟。」她似有所悟地告訴我們：「哦！沒多遠啦，我上個禮拜才去過，騎車二十分鐘就到了。」然後她又幫我們指明方向。

我們為了節省經費，決定安步當車，計畫以一百分鐘走完這趟路。沒想到剛過竹湖大橋（約一公里），就看到了龍發堂的指標，所指定的是一條阡陌間的小路，顯然龍



民俗醫療

## 一路摸象話龍發堂

發堂已在不遠處。果然不出所料，剛繞過環球水泥公司，就看到龍發堂的養豬場了。

同行者有些只吃過豬肉，沒看過豬走路的人，一直賴在豬舍外不走，好不容易等她興緻已過，才真正踏入龍發堂的大門。

## 「我是高中畢業的」

守門的人做和尚打扮，一身淺藍色袈衣，光著頭。見我們過來後，即與我們合手行禮，我們也趕緊合手還禮。（那時我無法判斷他是一般人還是精神病患。）接着他就很好客地和我們攀談起來。

他一再地自我介紹，一再地問我們的姓名，不過我還是把他的名字忘了。他說他是虎尾高中畢業的，台西人，來這裏七個月了。當他說話的時候，似乎聽不見我的問題，因此很難從他口中了解我想知道的事，除非他主動說出來。

自我介紹詞，他共講了四次，每次都大同小異，接着他又告訴我們，對於目前的世界局勢和時人對台灣前途的主張，他說：「現在有三派主張，一派說要讓台灣和澎湖獨立……」我問他：「是師父教你的嗎？」他先是繼續敘述第二派的看法，然後再插進話說：「不是啦！是軍隊裏的長官說的，我們師父只會對我們說佛理。」接着又繼續說他的第三派理論。此後則一再重覆這些話。

這時有輛嶄新的「娃娃車」開出龍發堂，我問他：「這輛車運食物來給你們？」他說不是，他表示那是葬儀公司的車子。

在他滔滔不絕地分析時勢時，我發覺他的腳有點水腫的模樣，足部有皮膚病，且雙腳抖個不停。我們不忍心讓他陪站太久，因此就請他進守門室。我們則自行走入龍發堂的大庭院。

## 「這裏絕不給病人吃藥」

在這裏除了滿眼的出家人以外，其他的景象實無法讓人相信，這是一處佛堂。龍發堂的正堂佈置得十分簡陋，沒有大佛像，更見不到香煙裊繞，我們也沒見到香油錢箱。

在正堂站了一會兒，就有一位女尼來接待我們。我們

問了她的法號，她自稱「心豐」（是不是這個「豐」字，我也沒把握）。她帶著滿面慈祥的笑容，問明我們的來意，她了解後便告訴我們：釋開豐師父正在接待其他客人，請我們稍等。接着她便權充導遊，領我們參觀龍發堂各種設施。在病重房裏，我們看到好幾位眼神無光的病人，裸露的皮膚，有著十分嚴重的皮膚病，我們問她為何不裝上紗窗紗門，她說是為了病人安全，因為病人會破壞紗窗紗門。接下來，我們參觀了龍發堂的成衣廠，見到了提供設備的商人。

廳堂旁就是龍發堂的餐廳，此刻所有病人正用完餐，在看電視新聞。

心豐師父告訴我們，這些病人的輕重可以由服色看出來。最重的是豬肝色（女）、深藍色（男），稍好的穿黃色，再進一級則穿灰綠色，精神狀況最好的穿淺藍色。我問她：這種分級有什麼標準嗎？她要我問釋開豐師父。我再問：為什麼有的病人身上有鐵鍊呢？她說那是不得已的，詳情待會可向她的師父請教。「妳們不給病人吃藥？」我問。她堅決地表示，龍發堂絕不用藥，文榮光醫師在這裏住了一年，可以證明她的話。

她見釋開豐的客人尚未離去，便領我們到客廳坐坐，並殷勤地奉茶。此時我們注意到滿地的蒼蠅，有的還停在



龍發堂的養豬場。

茶杯上，不禁令我想起民生報記者熊民豪的話：「龍發堂的衛生狀況太差了，他們的茶我都不敢喝。」不過我還是鼓起勇氣把茶喝了。在龍發堂，如果人家奉茶便喝，可能

## 民俗醫療



## 一路摸象話龍發堂

會被脹死，我們在那兒停留不到二小時，就有四次「奉茶」，令人不得不對龍發堂生出好感。

## 「你們可以到處走走」

釋開豐師父的客人走後，我們被請入會客室，隨後又有一組人跟在我們後頭進來，由於他們面有戚色，因此我們決定讓他們先談，釋開豐建議我們自己到處走走。我們到外面走了一趟（沒有人帶路）。參觀了養雞場和病人的工作情形，又看看龍發堂正在鳩工興築的新屋舍。回到會客室後，釋開豐仍在與那組人聊，談到錢的時候，釋開豐顯得有點激動。我不太想聽，因此便站起來好好地端詳這間房子。在這房子的牆上共掛著四十五面錦旗（前年九月高醫南杏社來訪時，只有兩面），在釋開豐座位的上方，掛著蔣經國總統的玉照，對面牆上則掛著釋開豐自己的像片，旁邊的牆上裝了冷氣機，掛一幅國際僧伽大會的團體照，及高醫文榮光醫師申請國科會補助研究金的契約書，與高醫的通知公文，這房子已裝設紗門。

不久，有歌星來此參觀，釋開豐便起身去陪他們。而我也逮到和剛才那些人聊天的機會。

我先問他對龍發堂的感覺，他說他大略看了一下，比一些精神病院好多了，精神病院是閉鎖式的，而龍發堂是開放式的，連正常人都覺得在龍發堂比較沒有壓迫感，何況是精神病患。顯然他並不喜歡精神病院的那一套。

我們漸漸地聊到他兒子身上。他說他兒子在送到精神病院之前，還會自己洗澡、穿衣服，而在精神病院住了二年之後，花了無數的錢，兒子反而無法處理自己的事，不愛乾淨了，他抱怨精神病院的醫師都是「老等仔」，可能是軍醫轉業，也不知有沒有受過正規的醫學教育，對病人沒有愛心和耐心，護士小姐則鎮日晚娘面孔相向，待人像對狗一樣，病人則數人雜處一地，擠得病症愈來愈重。

我好奇地問是那家醫院，他說是台中靜和。我又問他是那裏人，他告訴我，他來自苗栗卓蘭，是位教師。後來他又數說了不少精神病院的不是，他不停地搖頭，表示對現代醫療的懷疑。

不久釋開豐就進來了。我們隨即展開訪問。

「病人送到這裏後，你們如何處理？」釋開豐告訴我們，龍發堂會先把病人關在觀察室，然後再予以分等，分

等後可穿上不同顏色的僧服，他把心豐法師做過的介紹又娓述一番。他認為病人有個追求的目標（換另一種顏色的衣服），進步會比較快。當病人穿上藍色的衣服之後，不僅能照顧自己，而且還能幫堂裏的師父管理其他堂眾。釋開豐說：「在這裏病人吃穿要錢，蓋房子也要錢，而那



· 龍發堂的成衣訓練中心。

些藍服的人不僅可以賺足養活自己的錢，更能養其他人。」龍發堂的生財事業有成衣廠、養豬場、養雞場，另外還幫人做油漆加工。

「升級有什麼客觀的標準嗎？」釋開豐沒有正面回答，他說管理的師父認為病人有進步便可以給予升級。

我再提出鐵鍊的問題。釋開豐表示，鐵鍊是把一個病輕的和一個病重的綁在一起，這樣可以使病重的跟著病輕的活動，他認為不能讓病人有不動的時間，因為病人一有不動的時間就會胡思亂想，會使病情加重。他又告訴我們，等病情較重的堂眾有起色後，便把病輕的放開，另外再綁一位更嚴重的堂眾，如此輾轉相互扶持，可使病人病情盡快好轉。

我問道：「龍發堂可有什麼秘訣？」他說只是用愛心和耐心去對待病人而已，他也如心豐師父一般，強調此地絕不使用藥物來治療精神病人。他說這裏的病人都是從精神病院轉過來的，如果藥物有效，早就把病人治好了，不必再送到他這兒。所以他拒絕現代精神醫學的幫助。

「對環島旅遊有什麼感想呢？」他說只是趁著過年，帶徒弟們到外面走走，沒想到會惹來恁大風波。他也不以



民俗醫療



收驚、香灰、刮痧、換花、米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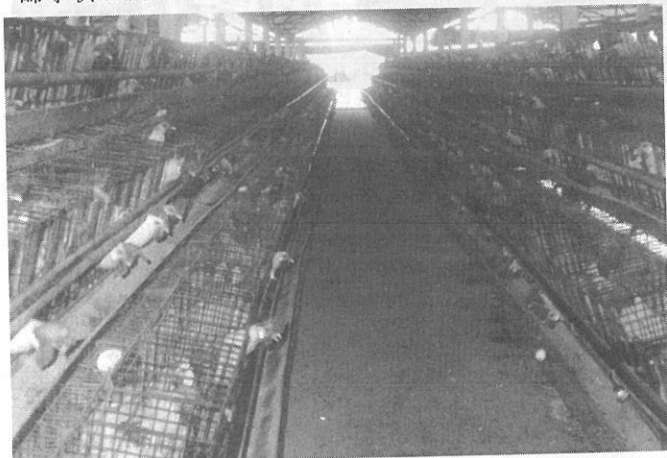
為旅遊有助於病人之恢復。他說如果旅遊就可醫好精神病患，他會建議病人家屬天天帶著病人去做環島旅行，不必送到龍發堂來。

我猜想佛經或許與病情的好轉有關，因此問他是否對堂眾講經？釋開豐承認晚上會為這群病人上些佛理。釋開豐認為上回他被捕，是其他佛教界人士陷害他的，他說彼此看法、做法不同，但應容忍對方的作法。龍發堂養豬、養雞雖不合佛理，但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

此外我們還聊一些與精神病患無關的話題。此時建築工頭來徵詢釋開豐一些細節，我們也就告辭離開了。

結束之前

在走訪龍發堂之後，我大略可以了解龍發堂與精神醫師爭執的癥結在那裏。



龍發堂的養雞場。

教學醫院裏的精神科醫師，是以完善的醫療設施來對照龍發堂的現況，他們相信病人在醫院會比龍發堂好。

而龍發堂的負責人及病人家屬，他們只看到一些落伍的精神病院，看到不懂正規醫理的醫師、沒有愛心與耐心的護士，侷促狹窄的病房，昂貴而沒有顯著效果的藥物，因此不願信任現代醫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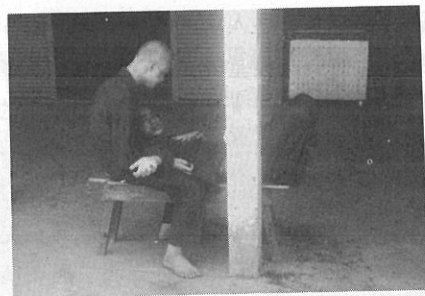
釋開豐指出有的病人在台大醫不好，才送龍發堂，用以證明現代醫療的無用。我懷疑釋開豐有言過其實的嫌疑。我相信會轉送到龍發堂的病人，大多來自一些不完善而又缺乏監督管理的精神病院。

消除彼此的歧見，是政府與精神科醫師的責任，希望有天他們能說服龍發堂，接受現代醫療的觀念。而龍發堂開展式的管理和出家人的慈悲，也值得精神科的醫務人員學習。

最後謹向釋開豐師父、心豐師父及龍發堂的其他師父致謝，感謝你們的熱心接待與接受訪問。

75. 3. 29.訪問

75. 3. 31.完稿



兩個重症病人。

之二 劉威良  
收驚、香灰、刮痧、換花、米卦

收驚在民俗醫療中，算是最廣為人知的。行天宮的收驚有較具規模的儀式。在一個大廣場中，大約有二、三十個收驚者，全為女性，身着青藍

色神服，然後一一為排長龍的受驚者唸咒去邪。有的是親自來，（有的以衣服代之）收驚的程序是：着穿神服的收驚者，問明受驚者的姓名後，便雙手輕輕合握（或有的手拿兩三柱香）在受驚者（或衣服）的身前、身後與頭頂依順序各輕點三下，如此重覆六次，而口中一直小小聲的唸唸有詞。受驚者在清楚講完姓名後（有的會

問如何寫）便安靜站在收驚者之前，等儀式結束。一般民衆來此收驚的原因很多，多以前受到驚嚇為最多，有的是睡不寧或嬰孩夜哭，身體不舒服或其他。多以精神上的事為多，有的民衆是為求平安而沒什麼受驚的也有。

據一位乩童表示，收驚的還有一種方式：在杯中平平緊緊的裝滿米，

## 民俗醫療



## 漫談“扶箕”

用布披蓋其上。作法人在米杯上空筆畫並唸唸有詞。一會兒，當他揭開後，杯口邊緣會有米粒豎直站立方位，可測知此受驚人問題出在哪一個方位，指引其解決的方向比前面的普通收驚，純粹由收驚人求平安之法「進步」多了。據他說，此類作法成功的比率頗高。但可能與個人的修行有關。他解釋說，中國傳統上認為，人的身上都有十二位元神。當人受驚訝（此驚訝可以說是意外事件或夢魘等…）十二元神就會跑掉一、兩位元神。而收驚原理，目的就是要把那跑掉的一、兩位元神給收回來，復回此人身上。其效果約在八成以上。他也提到，收驚的治療可能與醮香或檀香的鎮定作用給予病人的精神安定力量很大。

行天宮中的香灰，都擺在飲水機旁的小茶几上。任香客取用。香客拿香灰旁的紅紙片挖取少許即可，並無須經任何手續。傳統中的古老香灰，其包裝紙是用古紙做的，據說燃燒時所發出的氣味，可有鎮定精神的效用。但如今這種古紙的製造法，已失傳了。

米卦的卜算，只能就感情婚姻、職業晉升，讀書或健康等項目任取一

種，而不能全部一起占算出，其適用範圍較為狹窄。首先問占者必須先選定其中一項來問。擇定之後，在一張紙上填上姓名，生辰年月日、姓名…等基本資料。再以手指在一小杯米中，拈幾顆未置於小碟中。如此重覆三次（即三小碟中各有幾顆米）。卜算者依各碟中的米粒數計卜之。一小碟米粒數若只有個位數，即計下此個位數字。若所拈出的米粒數超過二位數以上，則只計下此數的個位數字。然後依次記錄各碟的個位數字，再以八卦排法來推算求之。術士便在紙上用毛筆，在紙上畫下兩點一排的數排小。繼之一一告知欲問之事。在健康方面，以八字排出的數字，再配合手掌的掌紋，來說明此人的身體狀況與該注意的隱疾。並告知其吉利方位（睡覺時的枕頭方位與求醫的方位），和求助貴人的方位，術士並且說出此人的體質，今年的身體狀況與該注意的事項。其所指示的「明路」，大多只具方向性。且無法有具體的預防或解決方法，並不十分實用。

刮痧是感冒時，在頸背用手指使勁的抓或拿東西刮，使其處呈現紅紫色內出血，而達病癒的目的。通常須用薑汁潤濕。據說此種方法有其神效



· 龍發堂的正廳。

，大多能把病治好。此法在老一輩大多會用，流傳甚廣。他們認為，可能是在用力捏拿的當兒，把身體運行的晦氣（發病的氣體）抽出，而治癒。

所謂的「栽花」和「換花」，即是不孕的婦女請求術士作法，使其懷孕或把女胎換成男胎。據說孕婦在冥間每個人都會有一朵專門「看管」生小孩的花。此花是蓮蕉。若是不孕婦女，則術士就代她去靈間請求看花人換成白花（男是白花，女是紅花）。

放流蝦是婦女月經時流血過多，請求術士作法，與神溝通而使其醫治的方法。

K'oo-keov”（箕，筮）而來；Mancy 意為占卜法。國文有時寫做「乩」，「鸞」，「鑿」，「鑿」，「神呷」等，都是後起的名稱。圖書集成神異典第三百十卷引江西通志：「文孝廟在吉安府東，祀梁昭明太子統。有『飛鸞』，判事甚靈應。」「

飛鸞」就是扶箕。大概是因神仙駕鳳乘鸞，故有此名。至於「乩」從「占」從「L」，乃是俗寫。無疑地，扶箕是一種古占法，卜者觀箕的動靜來斷定所問事情的行止與吉凶，後來漸次發展為書寫，或與關亡術混合起來。不藉箕的移動，逕然用口說出或用

之三

## 漫談“扶箕”

洪紋玲

扶箕術在許多的原始民族中對它都有相同的信印。西洋術語“Cosino-mancy”是從希臘語“

民俗醫療



藥籤

筆寫出來的亦有。

箕仙

自宋以後的降箕者，常有「山人」，「道人」，「居人」，「仙子」之類，乃至歷代名人都可以由箕招致。本應閩中女兒在正月十五夜所請的坑三姑已不能滿足文人學七鬪詩比文的要求，問功名前程也不如兒女們卜蠶桑那麼單純，所以降箕者也得有點「學問」才成。扶箕是隨著科舉盛行起來的。赴試的舉人一方面要預知試題，一方面又要知道科名的成敗，若是功名不成就，亦想求得補救的方法。於是在無形中約束了秀才舉人的品



行。

除了卜命運以外，還可以請仙來

唱和或猜謎，或講究技術醫藥等事。大體從扶箕盛行之後，就出現一種專門替人扶箕的專業者。他們設箕壇在自己家裏或祠廟裏。箕仙。在「言歸正傳」之前，降箕的神靈多有詩詞表示自己的身世。扶箕者像有一套熟誦的詩文，一扶就很快地寫出來，藉此也透露著神靈地妙慧。有許多箕語沒說什麼，只把神靈自己的身世略述幾句就回駕；有些先說明降臨者的身分，再回答問題。後者之例較多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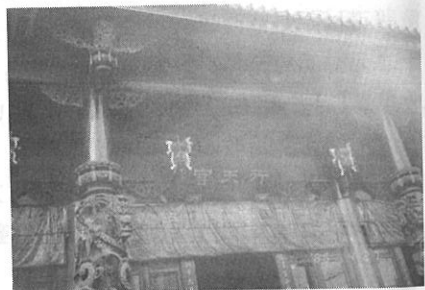
箕動

一切的現象都有它們的物理與心理的原因，以及主觀和客觀的條件。箕的運動究竟是扶箕者自動，抑或是另有一個他動的根源呢？

箕的移動必藉人手，已經有了生理與物理的原因。我們可以簡明的說箕的移動是由於思想力或觀念力集中於扶箕者，使他受暗示於不知不覺中，兩手服從那暗示的指揮。至於移動箕筆一層，自己的觀念集中也可以使自己自動地寫。最簡單的實驗是試把食指按在桌上，再將一枝鉛筆或一把木尺均衡地放在上頭，觀念集中於所安置

的筆或尺上，經過相當時間，那筆或尺就會上下擺動，像小學生玩的蹺蹺板一樣。

澳洲有個原始民族，凡酋長吃過的東西都附著了他的「威」(Mana)在裏頭，所以酋長吃剩的東西別人是不能吃的，若是吃了，災禍便會降臨在他身上。有個少女一天在路邊撿起一顆吃剩的果子，她不由得吃了。一到村裏，有人告訴她那是酋長方才



吃剩的。她聽見了，一夜不舒服，第二天就死了。這是否可解釋為女孩從那民族對於酋長的觀力而得的暗示殺死自己？在土俗學裏這類似的事例很多，學者稱它為「心靈能力」(Psychic power)。我們對於心靈能力的研究還沒有達到精透的地步。這種能力能夠不依物理化學的原則來移動物體與否還待研證。

藥籤

民俗醫療中，與傳統醫療關係最密切的，自是非藥籤莫屬。

我們選在有「台灣神明百貨公司」之稱的龍山寺，進行藥籤的記錄工作。

求取藥籤之前，我們特別向廟中的長者請教一些問題

盧志明

。蒙其告之，廟中有兩處地方可以乞得藥籤，一是大殿的諸神，一是後殿的關帝爺，兩者的藥效並無差別，信徒可就其所好，向任何一位神明求取。

求籤之前，首先需向神明申報病人的姓名、地址和所求之事，然後擲筊，徵求神明的同意。若得一正一反，便可抽取竹籤，若未獲同意，則不得取籤。

抽到竹籤之後，應將竹籤置於供桌，然後再擲筊，請神明暗示。此時需連續三次一正一反，方謂取得神明同意。若其中有一次失誤，便須重新抽籤，重新擲筊，直至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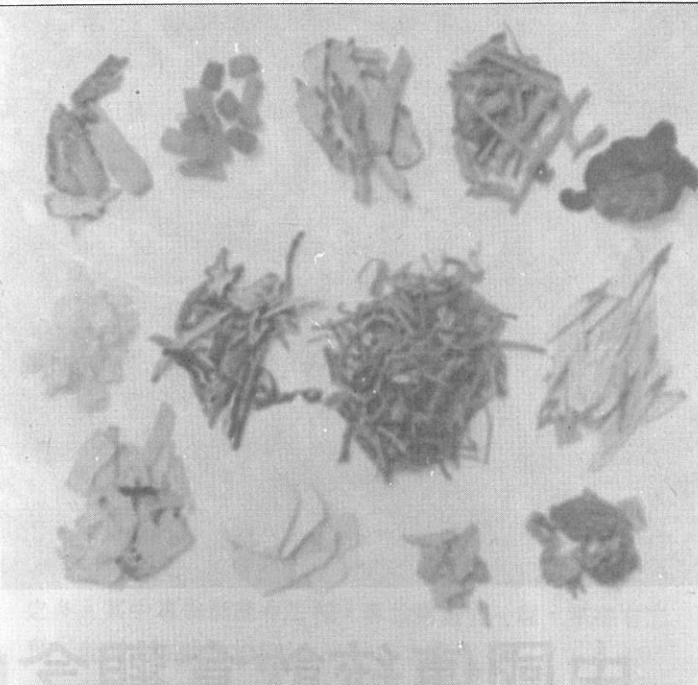


民俗醫療

藥籤



第七十一首上上	聖意	自是	誰知	紹蟬
	自求財 身是勞	一弓	是一	從王
	非力合防	施兩	愛寵	司徒
	家宅	箭	遇強	徒計
損	解	徒	解	
法財人	不審不審事由天命辰午中間切須謹慎此籤	女子當年嫁二夫	一弓兩箭之象凡事改變大吉	
台北市艋舺龍山寺	行入	騎龍跨馬上安居		
	六甲			
	山坡			
	訟詞			
	先驚後實			
	虧吉			
	疾病			
	移徙			
	祈			
	改難			
	星			



虛勞、潤肺、養榮

治：

柴胡 生地 知母 茯苓 天冬 生薑 半夏 秦艽 別甲 只菝

圖例說明：  
左 龍山寺的藥籤  
右上根據藥籤所配的藥  
右下中醫師開出的藥單

續三次一正一反為止。

確定為此籤之後，可執籤向廟祝換取藥籤。我們這次求到的籤是七十一號。廟祝把藥籤給我們的同時，還指引我們去「一心堂」配藥。

「一心堂」的藥師取得藥籤後，先行對照號碼，然後取出一本冊子，翻至七十一號籤所示的那一頁，隨後便依方配藥。他並沒有問我們其他問題，對於症狀、病情都絕口不談。

我們問他，這樣配出來的藥是否真得有效時，他很不高興地回答：「你如果不相信就不要來！」

我們取得這包求來的草藥後，即透過朋友向中醫師請教。據中醫師分析，這個配方與我們所求者，甚為吻合，而且藥方中加減的幾味藥，也正好適合籤者的體質。

對於這種「現象」，由於我們無法進行多次測試，所以不知是屬於巧合，還是籤藥真有此種魔力。

在這次求籤過程中，求籤者只在抽取竹籤前，向神明敘述病情，然後經過抽竹籤、擲筊、換藥籤、配藥等四層轉折，而所得之結果竟與所問之病暗合，實屬不可思議。

但是我們懷疑這數十枝藥籤，是否足以涵蓋全部的病症。